

第十面倒數第三行：

【文殊師利。我見諸王。往詣佛所。問無上道。便捨樂土。宮殿臣妾。剃除鬚髮。而被法服。】

這一段經文是別問裡面的第二段。前面彌勒菩薩問的是見諸菩薩修布施波羅蜜，這一段則是問持戒波羅蜜。天台大師說，在家人布施容易，持戒比較上要困難；出家人布施難，持戒比較上容易。所以經裡面是就小乘戒律來說明，『剃除鬚髮』這是屬於小乘戒的。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的，是彌勒菩薩看到這些『諸王』，就是指的國王，他們能夠到達佛所住的處所，到那裡去『問無上道』，特別要注意到是「無上道」，可不是問的小道，問的無上道。由此我們可以曉得，如果不發菩提心，他就不會問無上道。在世間，國王可以說是最尊、最貴，但是我們在這段經文裡面來看，世間還有比國王更尊貴的，那就是修道。如果說修道要不比世間國王更尊貴，世間國王為什麼願意出家？把世間榮華富貴、名聞利養都能夠捨盡，而『剃除鬚髮，而被法服』。「法服」就是出家人穿的衣服，在印度那個時候是指的三衣一鉢，不是我們現在穿的衣服。諸位要曉得，我們現在中國出家人穿的衣服是明朝的服裝，不是印度的衣服。印度衣服就是迦裟，但也不是我們現在所披的迦裟，我們這個迦裟都改制了。現在南洋佛教，像泰國小乘國家，他們披的迦裟就是原始的樣子，三衣一鉢。

這一段裡面所講的義趣是發大心、修大行，以無上菩提為修證的目標，這個發心是真正的發心，因正果當然就正。所以世間之樂，不但是我們凡夫世間，縱然是四禪天也可以捨棄。要講到入道，

當然這個戒是入道的根本，可是我們要懂得戒律的精神。如果要不
懂戒律的精神，死在戒條之中，那反而變成障道，不能入道，就斤
斤計較在戒相上，分別戒相、執著戒相，諸位想想，有分別、有執
著還能入道嗎？我們念佛還能夠得一心嗎？離開分別執著才能入道
，才能得一心。戒律是幫助我們得定的，所以戒律的精神教我們什
麼？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後面還有一句叫「自淨其意」。諸
惡莫作是小乘戒，是自律的；眾善奉行是大乘戒，是入眾的、是待
人的。自律、待人都不可以執著，都不可以著相，因為執著、著相
，心就不能清淨，自淨其意就做不到。但是自淨其意卻是戒律的目
標，也就是戒律的成就。在大經裡面我們能夠很明顯的看到，諸佛
菩薩處處提醒我們，一定要做到身心不二。剃髮披上迦裟這是身、
是外表，示現的離欲清淨，可是內心一定要與外表相應，表裡一如
，這講身心不二。這是教我們真正要修行，先要從自己本身修起，
不說外面境界，從本身修起，修什麼？修身心不二，這個樣子才可
以入道。在此地彌勒菩薩所問的偏重在見處，偏重在解門，到後面
我們才看到行法上，與此地的見解完全相應。再看下面一段，這是
問忍辱。

【或見菩薩。而作比丘。獨處閑靜。樂誦經典。】

古德給我們說，忍可以分為三大類，第一大類叫「苦行忍」，
菩薩示現為『比丘』的身分，這就是苦行忍，所謂是忍人之不能忍
。世間人怕苦，修道的人不怕苦，修道的人示現苦行，這就是教化
眾生。而不是單單憑口頭上給大家說，我們要知足常樂，不是單單
在喊口號。出家比丘確實做到了知足常樂，他只要三衣一鉢就知足
，就很滿足了，他對於世間一切都沒有希求，這是示現一個知足，
做一個模範給我們看。當然在現在我們的社會，這個社會型態、思
想潮流跟從前都不一樣，雖然不一樣，這種精神是永遠不會改變的

，唯有知足的人才能修道。不知足的人，心裡面就有欲、有求，有欲、有求是障道。所以像這些地方我們能夠忍，這叫苦行忍。

第二句講的是「生忍」，後面我們還要加以解釋，『獨處閑靜』。在從前小乘聖者他們修行確實是「獨處閑靜」，住在山洞裡面，住在樹上。現在泰國的這些出家人，也還住在一個小帳篷，都是一個人住的，不會有兩個人在一起住，為什麼？他求閑靜，這種叫生忍。大乘菩薩一定要入眾，不入眾不能接引眾生，不入眾不能教化眾生。菩薩雖然是入眾，接引教化一切眾生，他的心就跟住茅蓬、住山洞沒有兩樣，心是閑靜的。這是第二種的忍。第三種，就是末後一句，『樂誦經典』，「樂」是愛好，喜歡讀誦經典，這叫「第一義忍」。一般人展開經典念上幾頁就念不下去，就疲勞了。菩薩一天到晚念經不疲不厭，為什麼？他心能夠定在第一義上。第一義就是經中之義理，一切經都是從真如本性流出來。這個三句就是這個三類之忍。

菩薩示現比丘的身分，這是舉出一個例子，菩薩隨類化身，以種種相貌行菩薩道，所以也現比丘身。像我們在《四十華嚴》裡面所看到的，菩薩示現各種不同的身分，但是一定具足這三種忍。這三種忍裡面特別要注意到的，閑靜是修忍辱波羅蜜的因緣。而忍辱波羅蜜能夠保持一切功德而不喪失，能夠成就一切善法。所以佛在《金剛般若》裡面對於忍辱度說得很多，也就是特別強調，這是我們應當要注意到的。誦經確實也是修學忍辱波羅蜜一種善巧的方便，將我們的心定在經教上。對著本子叫做讀，離開經本叫誦，誦是背誦。在過去我也曾經奉勸過諸位，背誦經典，當我們在一切境界裡面起心動念，起心動念就是不覺，如果這個時候一句佛號還壓不住，最好就是背誦經典，把我們這個妄念降伏住。所以這是修忍很好的方法。再看底下一句，這是問精進。

【又見菩薩。勇猛精進。入於深山。思惟佛道。】

『勇猛精進』，這是講住山，而且是住在深山上。諸位想想，深山你們一個人敢不敢住？所以若不是勇猛之人他不敢住。不要說深山，就是我們這個圖書館，到晚上叫你一個人住，有的人膽小他就不敢住，他說這房子太大了他不敢住，四周圍都有鄰居他也不敢住，何況是深山？所以住深山必定是勇者，心地清淨，無所畏懼。台灣這個山，台灣人口多，人口的密度大，縱然在深山上，也能看到遠處的人家燈火。在大陸的深山，那真正是走幾十里路看不到一個人家，深山裡沒有人，毒蛇猛獸是免不了。你一個人住山洞，一個人住茅蓬，不要說住山洞、住茅蓬，就是過去大陸上那些叢林寺院，建築在深山裡面的，確實膽子小的也不敢住。這些人是念念在道業上，所以他一切無所畏懼，這是「勇猛精進」之相。『思惟佛道』，這才是真正的信解，勤求妙法不疲不厭。

【又見離欲。常處空閑。深修禪定。得五神通。】

這一句是問禪定。禪就是佛心，禪也翻作正受，就是正常的享受。什麼樣的受才是正常的享受？必須要做到苦樂憂喜捨這五類的受統統都離開，都不受了，這才叫正常的享受。所以在這一句裡面，彌勒菩薩第一句說，『又見離欲』，可見得若不離欲就談不上正受了，能夠離欲心就清淨，『空閑』是境界清淨，心清淨、境清淨，修深禪，深禪就是六祖所講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這是甚深之禪定。要曉得，心原本是空，境界原本就是寂滅相，深禪之相是境寂心空，這是甚深的禪定。這個時候才能證大自在。『得五神通』，「神通」是從定中發現的，只要你甚深禪定成就了，這五種德用自然現前。

我們一般講神通，講六神通，為什麼這個地方只說五神通？因為此地講的是菩薩。小乘聖者有六通，就是四果羅漢有六通，大乘

菩薩比小乘羅漢高明得太多了，難道沒有這六通嗎？可是諸位要曉得，小乘聖者斷見思惑就叫做漏盡通，他的煩惱就盡了。大乘菩薩單單把見思煩惱斷盡了還不行，為什麼？他還有塵沙煩惱，還有根本無明，他必須把根本無明煩惱斷盡才叫漏盡。所以大乘漏盡，嚴格的講是如來位。等覺菩薩還沒有盡，還有一分生相無明。這是大小乘不相同的地方。從這個地方我們就曉得此地講的五神通比阿羅漢、辟支佛、權教菩薩高明得太多，不是他們能夠比的。

在此地我們要記住的，離欲是禪定當中的信解，心空境寂是修禪定的因緣。我們中國人古人也有所謂「人非有品不能閑」，什麼叫有品？就是離欲。一個人清心寡欲，他可以不做事情，一天到晚只遊山玩水，悠遊在山水之間。人要是沒有離欲，你叫他閒著麻煩就大了，為什麼？他閒不住，他要閒著他就會做亂。因此我們中國自古以來，寫歷史的史學家對於這個閑人，歷史上都要留一筆，就是他很不容易。所以我們二十五史裡，你看看每一個朝代每一部斷代史裡頭有叫《隱逸傳》，那就是閑人隱士，所謂說高人，他有學問、他也有能力，但是他不做官，士農工商他都不幹。所以這種人對社會有什麼貢獻？二十五史裡頭還要給他留下傳記，憑什麼？就是憑他品德高尚。他也無形當中教我們了，教我們什麼？少欲知足！他是有能力得到名聞利養的，他不要。我們世間人想盡方法去謀個一官半職，人家不要；世間人想盡辦法發財，他也不要，這種人值得尊敬。所以他們這些人在世間也是安定社會的一種力量，世間人對他尊敬，一看他，再看看自己，心就平了，氣也消了。人家有學問、有能力什麼都不要，我有這點就夠了，何必要多求？他代表的是這種精神在。因此我們歷史上要給他留傳。

【又見菩薩。安禪合掌。以千萬偈。讚諸法王。】

這一首是說「不起滅定，現諸威儀」，這是大定，行住坐臥都

在定中。所以這個禪定不是不動。六祖在《壇經》裡頭說得好，他交代人這個坐禪，坐禪不是不動，動怎麼叫坐禪？所以他那個坐不是我們坐在這個地方的坐，用的字是個坐，坐是代表什麼？代表不動。動就不叫坐，坐著就不動，取這個字的意思，不是叫我們身體坐著不動，他是叫我們心不動。身不管你怎麼動，只要你心不動就叫坐禪，而不是注重在身之坐，著重在心之坐。所以這個地方『安禪』也就是這個意思，安禪內心已經寂淨。『合掌』，這就是有動。換句話就是身動心不動。所以才能做到事事無礙、理事無礙，理是心不動，身動，理事無礙。能夠隨順一切環境、能夠隨順一切眾生而無心，像昨天晚上我們在《彌陀疏鈔》裡面讀到，「隨順境緣而無心」，這就是「安禪合掌」之意，正是所謂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。而以偈讚佛，這正是說明菩薩住在深定當中，還要幫助佛弘法利生，讚佛就是幫助佛弘法利生，為聖教做宣傳，為眾生做接引，這是幫助佛教化眾生。所以這也是定深的成就。到後面經文我們都能看到這些事項。下面有三首是問般若：

【復見菩薩。智深志固。能問諸佛。聞悉受持。】

這一首我們應當要學習的就是第二句，智慧深，所謂是徹法底源，世出世間一切法的根源，真實相，都要正確了解，這是甚深的智慧。可是這樣甚深的智慧，給諸位同修說，不是學來的。如果是學習而來的，這個世間的學術應該可以做得得到，不是學來的。這是本性裡所謂是自然智、無師智。我們要想得到這個智慧，一定要從甚深禪定當中才能夠顯現得出來。也正是佛法裡常常提倡的，「因戒生定，因定開慧」，就是開這個甚深的智慧。『志』是講什麼？就是誓願，四弘誓願，「誓度眾生、誓斷煩惱、誓修法門、誓成佛道」，堅固的志願。這樣的人就叫做菩薩，他有甚深的智慧，他有

堅固的志願。具備這個條件，在修學過程當中，他『能問諸佛，聞悉受持』。他會問，他曉得怎麼問法，提出問題，佛給他開示了，他就能受持，成就他的智慧弘願。再看底下兩首：

【又見佛子。定慧具足。以無量喻。為眾講法。欣樂說法。化諸菩薩。破魔兵眾。而擊法鼓。】

這兩首講的定與慧。定慧兩種具足是不容易的，具足就是沒有欠缺。在菩薩位次上來說，大概是別教初地以上的、圓教初住以上才是定慧具足。這個境界大家都很明瞭，見思煩惱盡了，塵沙煩惱也盡了，無明也破了一分，才到這個境界，本性裡面的般若智慧確實現前。『以無量喻，為眾說法』，「無量喻」就是佛經裡所講的「種種善巧方便」，為一切眾生演說妙法，這是講的菩薩。如果說沒有到這個程度，定慧不具足，這個時候怎麼辦？這個時候我也常常給諸位同修說，這個時候也說法，說法是什麼？是做學生。千萬不可以以法師自居，而不過是講台、台下互相切磋琢磨而已。為什麼？沒有開悟，定慧沒具足。這個時候我們修學的重點就是修定修慧，除了定慧之外，一切都不是自己所求的，才能成功。如果說我又修定、又修慧，我還有別的什麼希求，這個定慧求不到。為什麼？其他的這些欲望求取障礙了定慧。前面說過，定要清淨心才能成就，修定的人要離欲，五欲六塵要不離哪裡會有禪定？沒有禪定哪裡會有智慧？這都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一定要修清淨心。定慧具足的菩薩，也就是圓初住以上的菩薩，這是真正證得四無礙辯才。四無礙辯才裡面就有樂說無礙，因為他有大悲願力，前面講了，「智深志固」，他有堅固的廣大誓願，所以他很歡喜說法。『化諸菩薩』，教化那些定慧還不具足的，我們要是以天台別教來說是三賢菩薩，圓教裡面十信位的菩薩，我們通常也叫權教菩薩，接引這些人。

『破魔兵眾，而擊法鼓』，這兩句都是比喻，說法的目的在哪裡？目的在「破魔」。首先我們得認識什麼叫做魔，如果你不認識魔你怎麼能破魔？《八大人覺經》裡面跟我們講的四種魔，第一種叫五陰魔，我們現在沒法子脫離，五陰是什麼？色受想行識。諸位同學你們要參加過大專講座，上一個學期講的《心經》，講的《百法明門》，五陰就是百法，百法歸納起來就是五陰，五陰展開來就是百法。想想我們能不能逃得出去？一般的講法，色是指的物質，五根六塵，色法，想是第六識，行是第七識，識就是阿賴耶識，受是指前五識。這個裡面心法、心所法、不相應行法統統都包括在其中。試問問這個魔障我們幾時能夠擺脫掉？想想我們有沒有能力擺脫掉？五陰魔要一擺脫掉，下面煩惱魔、天魔、死魔都是小魔，五陰是老大，前面都是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不足為道了。所以實在講這四魔，只要你擺脫了五陰，什麼都解決了，那才叫是從根本上解決。

你們諸位想想，煩惱是《百法》裡面的六根本煩惱、二十個隨煩惱，那都是小事情，最重要的是五陰。《楞嚴經》後面講五十種陰魔，那就是五陰，把五陰再展開分為五十類，每一陰裡頭分作十類，五十類。假如大家果然在大經裡頭恍然大悟，我們可以擺脫掉，不是不能破除。那要不能破除，那還算什麼佛法？還算什麼菩薩道？一切大乘經典都是破五陰魔的方法。譬如《楞嚴經》教給我們「捨識用根」，這就把魔破掉，根是根中之性，性不是魔，你就能夠遠離諸魔超越三界。我們念佛法門念到理一心不亂，也是破諸魔軍，亦是超越三界。《六祖壇經》也不例外，都是講的這個道理。所以諸位在一切大乘經典裡面，只要真正抓到一部，理論真的懂得，方法也曉得，你依教奉行，決定能夠破除這四種魔。四魔都破了，才能夠說得上是法輪常轉，所以稱之為「擊法鼓」。這個鼓在從

前打仗進攻的時候用的，鳴鼓而攻之。這就是「破魔兵眾」的意思。

菩薩說法是以清淨心，清淨心當中出的是清淨音，稱之為梵音，這清淨音。唯有清淨音才能夠警惕一切眾生，才能夠開悟一切眾生，所以有擊鼓破魔的意思。這個三首，前面一首是自利，成就自己的般若智慧，根本智；後面這兩首講利他，也就是後得智。「智深志固」是說法的因緣，「聞悉受持」就是信解，「破魔擊鼓」是般若智慧的大用。到後面我們看到諸菩薩發願弘經，也都是從這個意思裡頭來的，這個經前後彼此都有照應。次第問到這個地方結束了，這是按照順序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，按照這個順序問。下面的偈頌不次第問了，沒有按照這個次第問。這裡面也有七個小段，我們先看第一個小段，第一首是問禪定，這不是按次序。

【又見菩薩。寂然宴默。天龍恭敬。不以為喜。】

前面次第問意思還沒有盡，所以又見到有種種人在那裡行種種事，隨所見到的隨著提出問題，這就是不次第問。這一個大段裡面的七個小段，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非常之多。這一段裡面說修道的人，他的定功之深，深到什麼程度？天龍來致敬他也無動於衷。但是在這個地方諸位要曉得，這是要拿《金剛經》上話來講，四相俱離，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」，所以恭敬沒有歡喜心。我們要不要學？我們如果學了，人家對我恭敬，我理都不理他，人家看這個人架子太大了，好傲慢！所以我們一學就錯了。菩薩此地這個修法，如果我們望文解義就大錯特錯了。菩薩待什麼人都是謙虛、謙下，彬彬有禮，不會說天龍來恭敬的時候他在那裡裝模作樣理都不理，不是，也很歡喜接待，內心裡面如如不動，是說的這個。

諸佛菩薩心就像明鏡一樣，像一面鏡子一樣，決定無心。你看鏡子照人，你笑它也笑，你哭它也哭。絕對不說你笑它不笑，你哭它不哭，它如如不動，沒有這種道理的。鏡子怎樣？無心。無心就是寂然大定。所以我們心要定，心要定我們的神情自然柔和了，處一切事都能得其中，所謂得其中就是恰到好處。我們道場多一個人沒有歡喜心，走掉幾個人也沒有懊惱之心，心就是寂然入定。多了幾個人歡喜，我這個道場興旺；人走了，人家想方法破壞我道場了，這要難過幾天，這就是沒有定。換句話叫沒有功夫，那叫生死業。這是舉一個例子來說。這個才真正稱得上一心一真，如實之境。

【又見菩薩。處林放光。濟地獄苦。令入佛道。】

前面一首是見到定體，這一首是講的定中之用，這是甚深禪定的大用。『處林』，「林」是林間，就是樹林，林間是形容幽靜清閒，從境來形容他的心，境幽靜，人心當然是清閒的。『放光』是定深起作用，光就是智慧，從定中生智慧。『濟地獄苦』，這是講度苦，「地獄」是最苦的，地獄苦都能救濟，那何況是其餘的？一切苦難眾生全都含攝在其中，這是講濟苦。這是什麼？定的境界，就真心現前了，在真心裡面無所不容，前面講一心一真，一心就是在念佛法門講的一心不亂，《華嚴經》講的一真法界，是如實的境界。所以這個時候的心是盡虛空遍法界無所不容，這個時候的智慧是無所不照。由此可知，一切眾生有情、無情都在諸佛如來定光之中。而我們自己的定光與諸佛的定光光光相應，是一不是二。現在可惜的是什麼？我們自己迷失了，不知道自己有了這個定，也不曉得自己有這個光，現在起惑造業，流轉六道，實在是冤枉，受這樣的大苦。

諸佛菩薩大慈大悲就是喚醒我們的迷夢，令我們在此地恍然大悟。這一覺，給諸位說，則無先後、無頓漸，真是一了一切了，一

悟一切悟。我們為什麼不悟？我給諸位說，所以不悟就是放不下，有一樁事情放不下就是不悟的障礙，何況我們真是樣樣都放不下！雖然學佛學了這麼多年，吃了一點虧還念念不忘，聽了一句不入耳的話，你看某人常常批評我、說我，還念念不忘，這怎麼行？所以我們不悟一定要找出不悟的原因，把這個原因消除，這才能開得了悟。開悟的人，說老實話，在一切經裡頭說得最簡單扼要的，那真是無過於《壇經》，簡要詳明。真正做到是本來無一物，就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我們念佛法門理一心不亂。為什麼我們心裡頭亂七八糟東西放那麼多？本來無一物，真心！可見得你放的那些全是虛妄的，沒有一物是真實。我們的定體雖有，不能現前，我們的定用也隨著定體的迷失不起作用。而諸佛菩薩的願力確實是「濟地獄苦，令入佛道」，我們做不到，也確實是辜負了諸佛菩薩。剛才給諸位說了，諸佛菩薩的定光是無所不照，無時不照。現在的問題就在我們自己的定光如何與諸佛菩薩的定光能交融，能夠成為一而不一，那就成功了，就圓滿了。再看底下一首，這是問精進。

【又見佛子。未嘗睡眠。經行林中。勤求佛道。】

睡眠是五欲之一，財色名食睡五欲之一，他能夠離開睡眠，他不睡眠，這與一般人就不相同。我們讀了這一首偈，大家必須要明瞭，千萬不要學菩薩，我從今天晚上起不要睡覺了，我也要來『經行』，我『勤求佛道』，搞不了三天就害病，送到醫院裡去還得躺在床上，把你這個三天不睡的都補出來，有什麼用處？功夫不到學不得的。學這樁事情要慢慢的來。譬如我們現在在佛七裡面、禪七裡面，止靜的時間長了就有人要打瞌睡，打瞌睡的人怎麼辦？就叫他走動走動，或者叫他下來拜拜佛，這是什麼？對治昏沉的方法。此地講的不是，此地『未嘗睡眠』不是對治昏沉，人家是志在佛道，這點不相同，目標就不一樣了。諸位要曉得，睡眠是不覺、睡眠

是無明，經行、念覺與真性相應，覺則不昏、不迷，是以真正學佛者要求覺、要求正、要求淨。

六祖大師在《壇經》裡面教我們三皈依，如果我們要把三皈依忘掉了，學什麼佛？所謂三皈依，在自己沒有成佛之前、沒有明心之前，念念都不能離開。這講沒有成佛之前，等覺菩薩也不能離開。皈依覺，覺就是覺而不迷，覺就是佛，皈依的是自性覺，不是他覺，人家覺悟了於我有什麼相干？要自己覺悟。皈依正，正者無邪。實際上講覺正淨是三而一，一而三，覺當然正，正當然淨，正當然覺，迷了還能有其正嗎？我們一般講的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因為這樣唱三皈依很容易發生一個錯覺，一聽皈依佛就想到佛像，皈依法就想到經典，皈依僧就想到出家人，一點用處都沒有，這個三寶不能保佑我們，不能加持我們。六祖說的完全從義理上講，使我們能夠擺脫執著虛妄的假相，「佛者覺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淨也」。所以他老人家說「平直即彌陀」，平是平等心、正直心，這就是阿彌陀佛。「能淨即釋迦，慈悲即是觀音，喜捨名為勢至」，你看講得多清楚。所以我們要曉得如何「勤求佛道」，佛道是覺道，是自覺之道。要是貪著睡眠，這就不精進！

不睡而經行，這就是在念佛法門裡面所說的般舟三昧。般舟三昧通常是以一百天為期限，就是這一百天當中不睡眠，一心念佛，以一心不亂為目標。可是這也要有很好的增上緣，要有相當的準備功夫，不是一般人能做的。一般人你要照這樣做，做不到幾天準會害大病，你不會有成就的。這是什麼？這是在一般定功已經相當深，凡是定功深的人睡眠就少。到了相當的定功，他不需要睡眠，他有幾分鐘時間的入定，他這個精神、體力就能恢復，為什麼？他沒有妄想。我們現在這個精神、體力不能夠支持，就是妄念太多了。所以需要睡眠來恢復體力，需要飲食來恢復體力，否則的話，我們

的精神就不夠用。這就是證明我們的心之亂、神之昏，心神昏昧，才有這個現象。經教裡面給我們說出一些道理，教給我們這些方法，如何將這些心神昏昧的現象把它消除，使我們這個心神能夠恢復到正常，然後才能夠學道，才能夠精進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講到此地。